



100年宇宙强盗大追踪

[俄罗斯]季尔·布雷乔夫 著
王志冲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100 年宇宙强盗大追踪

[俄罗斯] 季尔·布雷乔夫 著

王志冲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00 年宇宙强盗大追踪/[俄] 季尔·布雷乔夫著;王志冲译.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5

(小魔女阿丽莎)

ISBN 978-7-5324-8665-6

I. ① 1… II. ①布…②王…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148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0-655 号



小魔女阿丽莎

100 年宇宙强盗大追踪

[俄] 季尔·布雷乔夫 著

王志冲 译

责任编辑 王 慧 美术编辑 陈振宇 封面设计 黄 琳

责任校对 石玲凤 技术编辑 陆 赟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6.5 字数 23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8665-6/I·3214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 言

季尔·布雷乔夫——当代人(1934—2003),科幻作家。

阿丽莎——未来人(2071—),活跃在科幻小说中。

善良、聪慧、活泼、勇敢的阿丽莎,在俄罗斯知名度很高。

虽然,阿丽莎不是超人,但她以天真烂漫、活泼可爱,以及所展现出来的稚气十足却又歪打正着的独特魅力,使无数小读者如痴如醉。阿丽莎系列故事的另一大特色,是科幻与童话、神话巧妙结合。什么小红帽、美人鱼、骑扫帚的巫婆、阿拉伯妖精、古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和微波测听器、会喜会忧的聪明飞船、状如电梯的时间机器等交错出现,使故事内容变得悬念不断,余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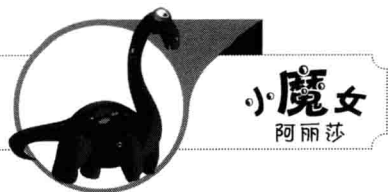
布雷乔夫勤奋笔耕,健康透支,积劳成疾,早逝于创作力依然旺盛的2003年。

他是一位童心未泯、奇思横溢、博学而谦逊的年轻老人。他曾函告,已在动笔写一部新的科幻小说,未来世界女少年阿丽莎身边将出现一个中国男同学,姓王名志冲,他们结伴去了往昔时代,登上杰出航海家郑和的大船……

他是一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可敬长者。他以或轻灵或凝重或亦庄亦谐的笔触,以别出心裁的故事情节,讴歌抑恶扬善的精神,谴责侵略和杀戮,主张正义与和平,反对自卑和怠惰,赞美自强与进取。

他对中国怀着友善的、亲切的感情。在《聪明飞船》一书中,他描写在一届全球少年“地一月一地”飞船航天友谊赛中,上海队参赛并获得冠军;在另一部小说《独闯金三角》中,他精心塑造了一位享誉银河系的中国百岁教授,既壮心不已又和蔼可亲。





他曾热切地表示，要来中国，到北京登长城，去西安看兵马俑，并到上海和我相见。

他在来信中说：“促进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乃是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

季尔·布雷乔夫留下宏富奇美的精神食粮，给俄罗斯读者，给中国读者，给世界读者，一代又一代……

王志冲

2011年4月



目录

1

万一门后是条西班牙大蟒蛇呢

6

这不是印度

14

和孩子同龄的老爷爷

19

蓝马和其他语言学家

23

你爱吃芒果甜瓜吗

31

怎样生产房屋

36

公交车哪儿也没去

40

吃冰淇淋冠军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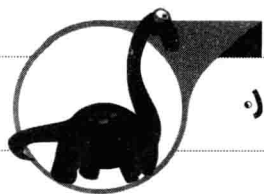
乘飞袋抵达宇航站

49

要到任何外星球去的乘客

55

花瓶里的“无票乘客”



小魔女

阿丽莎

62

强盗不得手

67

宇宙动物园的游客

76

爱护微波测听器

87

冲向时间机

92

她记不得了

100

我们班上有三个科利亚

104

我是你的爸爸

111

全是怎么回事儿

121

阿利克医生的皮鞋

131

逃跑

136

旅游者和其他救助者

143 咱们一起学习

149 我从没见过她

159 替补队员

165 这是未来时代的强盗

170 讲述和物证

178 按需百变的拿破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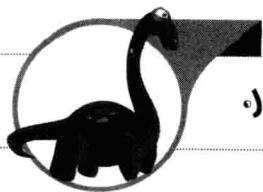
183 奇怪的小女孩

187 问问萨多夫斯基

193 女超人

199 跳过围墙又跳回来

205 出逃的女孩威胁着别人



小魔女
阿丽莎

212 两个阿拉

218 伊舒金不管闲事

226 军事会议

234 搜寻

242 伊舒金改变了主意

250 再见了，女超人

万一门后是条西班牙大蟒蛇呢

科利亚的爸爸妈妈算不上一对老人——他们还没满40岁。不过，他们觉得自己像是20来岁的年轻人，买了一艘游艇，油漆一下，十分珍爱；拖到岸边，放下水去，修了修发动机，呼朋唤友，要烤烤羊肉串，唱唱旅游歌曲。然而，他们是挺差劲的旅游者，压根儿不会找乐子，不懂得什么才叫幸福。去年，他们沿着伏尔加河转游两个星期，可总共才航行了100千米——真能把人给笑死。科利亚跟他们待在一起觉得兴味索然。他们的罗曼蒂克，无非悠闲一下而已，不合他的口味。这不，在4月里的那个星期日，科利亚断然拒绝随父母去油漆被他们视若珍宝的“海鸥”号游艇。他说他明天考试。父母觉得他的学习自觉性提高了，大为感动，就不再硬要他去。于是科利亚有了一个彻底的星期日，父母不在身旁，没有作业要做，就像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似的。

科利亚一觉醒来，爸爸妈妈已经不在家里了。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和一个卢布，让他去买酸奶喝。

这会儿是清晨，自由自在的一天仿佛长得无穷无尽。因此，科利亚并不匆匆忙忙。他把收音机的音量开足，开始琢磨打电话给谁。可是天还早着呢，朋友们都在睡觉，所以科利亚决定先去买酸奶。他拿了卢布、挎包和空玻璃瓶，朝楼梯走去。

在楼梯上，科利亚迎面碰到两个救护人员，他们带着一副叠拢的担架。救护人员已过中年，身板壮实得像装卸工，只不过头戴制帽、身穿白大褂而已。科利亚站住了脚。这时候他发觉，邻居家的门半开半掩，从里面传出说话声。救护人员带着担架进了那扇房门。怕是邻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出了什么事儿。





邻居是单身一人住着的，经常出差。他在哪儿工作，科利亚并不清楚。科利亚决定稍等一下。才不多会儿，房门敞开了。救护人员抬出担架，走向楼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躺在担架上，脸色苍白，床单几乎一直盖到脖子那儿。有个年轻的医生走在后面，提着鼓鼓囊囊的小药箱。医生站在门口问：

“屋子怎么办？”

这当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看见了科利亚，感到很高兴。

“我的同名人，你好！”他轻声招呼，“幸亏碰到你。你瞧，我心脏病发作了。多倒霉！”

“没事儿，”科利亚说，“您会恢复健康的。”

“谢谢你的吉言。我要托你办件事：拿着我的钥匙。最近几天，有个朋友从摩尔曼斯克来看我。他知道，万一我不在家，钥匙就在你们那儿。”

“一定照老规矩办。”科利亚回答，随即转身对医生说，“您把门关上，钥匙交给我吧。”

科利亚把躺在担架上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直送到大街上。救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放进救护车。心脏病患者需要绝对平稳。

“您过多少天回来？”他问已经躺在救护车里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一个月以后，也许还能早点儿。只要能起床，我就打电话给你们。”

“您打来吧，我会去探望您的。”科利亚说，“大概需要买些水果吧？您别客气。”

“我那个从摩尔曼斯克来的朋友应该会带药来给我。麻烦你转交给我。”

“请放心，”科利亚说，“我老爸老妈同样乐于帮助您。”

救护车迅即启动，飞速地驶向斯克利佛索夫斯基医院，医院的名字是分手时医生告诉科利亚的。科利亚站立片刻，目送汽车远去。他同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个邻居，为人谦和，从不在孩子们面前摆老资格，不指手画脚教育人，跟他聊聊挺带劲的。

随后，科利亚到商店里去买了酸奶。他在收款处付钱时，摸摸口袋里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住房钥匙，暗想可别忘记把这钥匙挂在走廊里显眼的地方，让摩尔曼斯克的那个朋友来的时候，立刻就可以找到。不过，科利亚回到家里，却并没有挂出钥匙。他心中闪出一个念头。

事情是这样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书桌上放着一艘三桅巡航舰的模型。是木头模型，布做的帆，绳子做的桅杆，炮是真的，用铜做的。有一次，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过，三桅巡航舰由2000个零件组成，是一艘真正的巡航舰的精确复制品。科利亚爱看这艘巡航舰。只要坐一会儿，眯缝起两眼，就可以想象出巡航舰在海面上行驶的情景，帆垂落着，因为两个星期以来一直风平浪静。

科利亚班级里的菲马·考罗廖夫听说有这么一艘巡航舰，就提出要求，想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家做客，但是科利亚倒并不急着带他去。带菲马去做客，弄得不好要捅娄子的，因为他脸皮厚得要命，笨手笨脚，准会抓起什么物件，拆得七零八落。菲马一再提醒，直到不耐烦了，就说：

“你替我把巡航舰的尺寸量一下吧。我打算制作一艘帆船，可是缺少参考资料。你又费不了多少事儿，助人为乐嘛！”

科利亚和菲马交谈是在昨天，可今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就病倒了。傍晚，爸爸妈妈回来，可能会把钥匙藏起来，菲马是怎么也不会相信这邻居生病住了院——准保咬定是科利亚又在瞎编胡说。

由于这个原因，科利亚回到家里，拿了一张纸、一把尺和一支铅笔，开了邻居家的门。

这时候，他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不妥当。如果他要求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允许他这样做的话，人家多半也不会拒绝的呀。

科利亚随手关上了门，把钥匙塞进衣袋，开亮了过道里的灯，观赏那些挂在墙上的、龇牙咧嘴的非洲面具。

接着，科利亚走进一个大房间，这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书房兼卧室。长沙发上的被褥没有整理过，全皱巴巴的。电话听筒悬在那儿，几乎碰到地板。科利亚想象得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怎样伸手去抓电话，拨通救护专用号码“03”。科利亚把听筒放回到电话机座上。他从未单独一个人待在这房间里。其实是很普通的房间，只是显得过于空荡荡，



甚至让人产生一点不祥的感觉。科利亚站在房间当中，觉得这样擅自进入不太合适，所以他打算离开，巡航舰的尺寸也不量了。

他并没有走开，因为看见墙上挂着一支手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让科利亚把这支手枪拿在手里摆弄过的，不过既然有别人瞧着你，那么兴趣就丧失了一半啦。科利亚从墙上取下手枪，扳开击针，向着窗口瞄准。窗外有一只乌鸦飞过。科利亚扣动扳机，手枪便喀嚓一响，声音不大。当然，如果有子弹、有火药，枪声会响得多。

科利亚把手枪挂回原处，忽然瞥见了通向后房间的门。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罢了，不过有一点挺特别：它总是关着。科利亚到邻居家来过多次，从来没看到这扇门开启过。科利亚早就在琢磨，门里面会藏着什么呢？有一回，他还问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那个房间里藏着什么？”

“你读过描写蓝胡子的书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反问。

“可您又没结过婚。”

“那里藏着好奇心强的小孩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总共七个。还有一块空地可以藏第八个。”

上次那个话题谈到这儿就结束了。科利亚没再往下问。每个人都有自尊心的。

这会儿，科利亚发现白色的门上插着一把钥匙。显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没料到到自己会发病，后来则忘了拔掉钥匙。

科利亚走到门前，脑子里思索起来。大概藏放着什么单据、文件或一些贵重物品，也可能是珍藏的邮票。总之，既然人家不愿意让你看这个房间，那就不应该擅自闯入。

科利亚正要返身去看巡航舰，忽然转念一想：如果邻居在后房间里关着一头珍稀动物呢？极其珍稀，而且极其危险，根本不可以让任何人参观的。比方说，是一条12米长的西班牙大蟒蛇。此刻，这罕见的动物正在挨饿，并且不知道整整一个月不会有谁来喂它。真是蟒蛇或骆驼的话，那倒不必太担心，它们没吃没喝也能活很多日子。可如果是一头老虎，那么它会在房间里折腾几天，要么刨开墙壁，否则就得饿死。而要是刨坏墙

壁冲了出来,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它准会从二楼一跃而下,落到草坪上,踩坏养老金领取者丘芙比洛种的鲜花,把这老太太一口吞掉,随即又吞下卖冰淇淋的亭子,于是咽喉炎发作。

虽然领取养老金的老太太丘芙比洛平时唠唠叨叨,说科利亚走路脚步声太大,但是科利亚并不真的认为老虎会贪吃到把她活吞。科利亚仅仅是希望窥视一下秘密的房间,为此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关心挨饿的动物——正是最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科利亚在门口站立片刻,倾听门后有没有呼哧呼哧或窸窸窣窣的响声。然而,里面静悄悄的。于是,科利亚一拧钥匙,把门推开了一点儿。

这不是印度

科利亚原本想只看了一眼就重新把门锁上。当然，前提是被藏匿着的骆驼不需要喝水。

他把门推开一点儿，不超过5厘米。没有任何动静。他把门开大些，依旧没有什么情况。于是科利亚伸进头去，这才发觉房间几乎是空的。

这个房间不大，四壁是绿色的。窗户遮着厚窗帘，不过里面相当亮，足以看清楚一切东西。

房间里放着两个柜子和一张椅子。

一个是旧式的木头柜子，容量很大。柜门敞开着。里面挂着各式各样的服装，还有风衣呢；底下则是男式和女式的皮鞋和便鞋，大小尺寸不一。柜子另一边的搁板上堆着床单、枕套、衬衫和各种内衣。三张折叠床斜靠在柜子的外面。

最爱寻迹辨踪的人，发现单身男子的住所里有一只柜子，放满了适合各种人穿的衣服，他会怎么想呢？

喜欢追根究底的科利亚推测，拥有这些东西的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朋友。经常有朋友和熟人来看望他，这些客人来自其他城市，有时会逗留一个星期。其中有个老头，科利亚居然还跟他认识了，曾陪他去逛过旧书店。那老头向科利亚解释，他居住在极小的城市里，并不总是能买到需要的书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朋友都把物件寄放在莫斯科，省得跑东跑西都带着箱子和包袱。

他们总是睡在折叠床上。

总之，如果不是有第二个柜子，后房间毫无吸引人的地方，科利亚可以索然无味地离开的。

这是个不同于一般的柜子。它挺像自动电话亭，不过要大一些。科利亚走到玻璃门前，朝里面张望一下。亭子里没有电话机，却安装着仪表台，就跟飞机上似的。科利亚立即明白了，后房间的主要秘密正是在这个亭子里。

“慢着。”科利亚自言自语，因为他有些激奋，两种念头在他脑子里打架：离开这儿呢，还是凑近些去看看仪表——他对技术向来兴致勃勃，去年还装过一台收音机呢，可惜就是不能使用。

科利亚拧一下玻璃门的把手，这把手轻灵地转动了，仿佛上过油似的。门开启了，犹如在邀请科利亚参观。科利亚毅然走进座舱。座舱里有一股电气味儿，就像电闪雷鸣时的那种味道。

科利亚审视仪表架。它的底下向前伸出一块斜斜的面板，上头有两排键钮，稍高处是一排开关，再后面有一排刻度盘。这整套仪表静止不动，因此也弄不清设置这套仪表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说来也巧，科利亚的视线落到了一个开关上。这开关，一端标明“开”，另一端标明“关”。此刻开关正对准着“关”字。

科利亚暗想，开了要关上总来得及的，所以他拧了一下开关。

响起轻微的嗡嗡声。仪表架上的指针颤抖一下，有些便开始移动了。科利亚想把开关再拧回去，却听见身后传来一声不大的响声。

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座舱的门关上了。他按了一下门里面的把手，但把手并不听从他的旨意。科利亚并不惊慌失措。他把开关拧到左边，仪表指针就都回复到零位。嗡嗡声消失，门也缓缓地自动开启了。

“没错儿，”科利亚说，“机器应当服从人。”

他开呀关的，又试了两回，然后决定试试其他开关，因为即使出了什么差错，反正也可以恢复原状的。

在第二排键钮的末尾，有一个红色的开关。这开关底下写着一个“发”字。那些键钮下方有各种数字和意义不明的符号。只有两个键钮下方分别标明：“中间站”、“终点站”。

这真让人心动。科利亚拧一下标明“发”的开关，但是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他知道自己太忙乱，应该先拧标明“开”的开关。于是他拧了一



下，门关闭了。他再拧标明“发”的开关，依旧不见动静。科利亚作出判断：自己还是漏掉了某一道程序。

科利亚的脑袋瓜不笨，猜准机器不启动是由于缺少了步骤。他当即摁下“中间站”键钮。这回碰巧成功了，使得科利亚反而有些懊悔做这样的试验。

嗡嗡声越来越响，几乎震耳欲聋。玻璃门云遮雾绕，玻璃不再透明。座舱微微颤动起来，似乎有谁启动了牙医的钻孔器。科利亚伸出手去，企望赶紧拧回开关，制止这种颤抖。不料正在此时，仪表架上方的小屏幕上映现出鲜红明亮的文字：“注意！”

文字一会儿就消失，又映现出另一种白色文字：“请查看您是否站在圆圈里。”

科利亚往下看，见脚下是一小块微微隆起的圆形黑地毯，周围勾勒着白线。

“是的，”他回答，竭力喊得盖过越来越响的嗡嗡声，“我正站在圆圈里！”

继而映现的文字更加像命令似的不容违拗：“不要移动。请抓住扶手。”

科利亚没看到有什么扶手。不过这时候，仪表架上伸出了扶手，高度相当于他的眼睛。这扶手是设计得适合成年人使用的。科利亚乖乖地抓住凉飕飕的手柄。他不敢违背屏幕上的指令。

“请闭上双眼。”文字在命令。

科利亚的眼睛眯缝了起来。

于是，一切都不复存在。

什么都消失了——无论是上、是下、是空气、是热、是冷，通通没有了。只有科利亚握着的手柄还凉飕飕的。

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科利亚不知道。或许时间不太长，也可能有两个小时。他简直无法恐惧，也无法叫喊，因为恐惧和叫喊总该有个理由；既然一切都不复存在，那不是连怕也无从怕起了吗？

蓦地，一切都结束了。只有嗡嗡声还在。科利亚又站立了一会儿，定